景春坐了三天三夜的硬座，从新疆到山东济南考区报名。但是因为超龄半岁，差点连名都没报上。不过，到了正式的考试环节，上戏的考官却非常喜欢他的表演。“那会儿演的是个小品，题目叫《动物园》，基本上是即兴发挥。”

终于，王景春被惜才的上戏作为“特招生”留下了，和陆毅、薛佳凝成了同学。

“刚到上海大概有两年多时间非常不适应，尤其不适应上海的饮食和气候。只有每周末去浙江路的新疆餐厅才能吃一顿饱饭，要么吃一块清炖羊肉一个拌面，要么吃一个抓饭一个拌面，吃得肚子圆圆的才回去。第一年在上海的时候，我要盖四条被子，毛巾被、军大衣全部盖上去才能睡觉。”很快，他把陆毅，还有比他大两届的学长廖凡，都带得爱上了羊肉手抓饭。

毕业后，陆毅很快凭借一部《永不瞑目》红遍大江南北，而王景春却在长达十余年的岁月里当着“配角专业户”。直到2013年，女导演宁瀛筹拍根据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郝万忠真实生平改编的现实主义电影《警察日记》这部电影让王景春一举摘得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桂冠。后来，王小帅导演的电影《地久天长》，又让他捧回了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银熊奖。

“双A”电影节影帝在手，王景春却说：“演员就是一个职业。”他不介意饰演小角色：“我让自己别停下来，一切的合作都是机缘巧合，停下来就会慢慢变得生疏。”

张冉：一抹绿意，让浪漫照进现实

步入千禧年后，当年的“截胡”故事与“破格录取”传奇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规范化、程序化的现代艺考——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相比，艺考之“卷”也不遑多让。

曾经手握12张“文考证”的艺考生张冉告诉记者，当年自己和身边的同学一样，都做好了周密的艺考计划——生怕自己考不上，只要是个中等以上的学校，都会去试一试——密密麻麻的考试“通告”上，哪个学校哪天初试，在哪个城市的哪个地址，什么时间考，一点儿差错都不能出，每一次行程都要安排妥当，否则就会耽误一连串行程。

“而且那会儿还没高铁，出行的话，近途靠绿皮火车，长途靠飞机，一出门都是全家出动。”在她记忆中，妈妈陪着她一起艺考，在北京就呆了一个月，在济南又呆了半个月，“有一天，正好是中戏戏文系出复试名单，在北京；可同一天我在济南，参加另一所学校的复试，没办法去看榜。于是我妈陪我在济南考试，派我爸去北京看榜——看榜后我爸给我打电话，说进了复试，于是我当天在济南参加完考试，再从济南赶到北京，参加后面举行的复试，行程特别紧凑。”

最后“结算”时，她报考的浙江传媒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湖南大学、重庆大学、山东艺术学院、四川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从编导、戏文、导演到播音专业，全都通过了艺考，总共拿到了多达12张“文考证”，也就是学校发放的合格凭证——先拿到这张证，再达到高考录取分数线，才会被艺术院校录取。

“还好我考试时只需要带着文具，不像人家音乐生，还要带着琴到处赶场。”张冉笑说，“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什么是辛苦，只知道要一门心思多考一些学校，多考一个专业，就多了一个可能性。现在艺考形式有了很大变化，许多学校取消了校考，考生不太需要再像我们那时一样四处奔波——但那段吃苦的日子，对于参加过艺考的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幸福的青春记忆。”

当年，考生的数量以几何倍数激增，考场规则也被重构得公平公正严丝合缝：初试、复试、三试层层淘汰；文化课的分数门槛逐年抬高，防作弊与考官回避